



賓退錄卷第九

大梁

趙

與皆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  
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  
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晔贊  
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  
云誕育百餘日亦誤疑齊魯韓話誕字如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潁  
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  
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夷堅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磚瓦蘆葦椽栢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

張芸叟所著浮休閑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徃徃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揚起兵附王即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楊楊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



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畢不以此書之后  
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  
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  
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  
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云之媚  
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  
濟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蓋東  
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微廟  
朝錫命耳

馬援平交趾賊封新息侯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  
又馮魴赦却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  
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竇憲出屯武威與  
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棱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若稜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  
代盛時所無有益自蘭相如奉璧入秦田單  
為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  
至漢為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



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毘字當作枇與杞之枇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枇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

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踈一或作比余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飭也比音頻寐反則知枇字亦通作比惟毘字無所經據博雅篝筌謂之毘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毘類篇毘又毗至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畢誤以為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

母為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佞幸傳張彭祖為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嬀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剖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嬀為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為小妻梁節王陽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劭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



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  
輔海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王人蕭  
中一次妻即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  
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  
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  
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儆事亦曰取小  
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  
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為  
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頽穉死其妻少寡儀同  
王粲納之以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  
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  
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  
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  
非志於待己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  
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  
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



解去曰孔子罪乞醢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  
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行  
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袵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  
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  
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  
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靖康  
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為詞然因王師問  
罪而致寇唯燕山之役為然二晉所無也深

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  
幼與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余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  
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豈稔老去未嘗經  
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  
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  
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  
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  
花車斜田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  
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  
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  
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羨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  
觀國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羨者彼自  
不羨此自羨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  
比而一之審如玉說則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  
云袁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關羽傳  
云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  
載獨孤后曰為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溟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因謂後漢  
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  
劉駙縣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  
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  
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蘇竟傳鄭玄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邵張恭祖玄之守名



益恩亘榮族人亘元卿陳忠薦士其一曰成  
翊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  
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闔陽殺陳相  
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雋太守李文德素  
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  
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死陵大姓羊元羣  
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  
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官者曹節弟  
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  
吾字克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

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  
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  
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為同異者亦有  
之矣未有卷軼聯屬首尾銜決而不能自覺  
者也姚忠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  
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  
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  
序明審號為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  
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



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諱然太真本壽王妃頤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耶蓋燕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侯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娉國子堅丞裴粹卞女為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

唐也三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

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然竟聘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何校本此  
華金氏鈔  
補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  
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  
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  
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玄璧庚庚有橫理閉門三

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  
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  
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  
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  
阮咸所造樂具乃今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  
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  
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  
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  
陳晉之賜樂書云阮咸成五弦本秦琵琶而頸



長過之列下二柱焉唐武后時蒯明於古冢  
得銅琵琶音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  
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  
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 太  
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盖大同而小  
異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  
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  
同且甚大湏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  
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為此郭盖  
親見之唐書樂志云白樂天秦中吟有五弦彈一篇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

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  
習為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賜因  
唐之太宗而誤為 本朝耶抑別有考按耶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尖折櫻桃力不禁時  
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  
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窓閑整小眉心  
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  
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  
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胭鬢向鏡輕  
勻襯眼霞帳望昔逢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



車後圍笑向同行道插得蘼蕪又一枚其體  
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此唐律詩粗細之判詩獨首句不然

侯羸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  
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  
為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  
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創  
上加欄楯道分為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  
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 太宗皇帝丁時太

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  
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  
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  
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  
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  
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 真宗  
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  
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  
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  
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  
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日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  
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  
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  
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  
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  
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復以待陰  
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日日  
長至仲冬之日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  
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  
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  
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  
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實蓋周禮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鐘  
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  
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  
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  
公使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即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入為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  
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  
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  
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  
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  
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親之其人物亦當高勝  
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則嘗逮事天寶間已不應猶及太和時蓋



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茗溪漁隱云蘇州集有  
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晚拂爐煙  
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  
如龜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  
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  
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間也  
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漁隱故云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  
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擗菹局

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  
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字無惇嫠忽逢楊開府論奮涕俱垂  
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  
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  
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  
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  
詰始隳括應物集及它書為傳甚詳然論斷  
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韋應物  
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休日還長安  
詩崔甥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  
相而其兄曼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曼之孫  
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  
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見林寶  
姓纂  
少游太學見贈書  
識詩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

親近帷幄行幸畢從見宴李錄事并鄭戶曹  
及逢揚開府温泉行等  
詩按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頗  
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為貴胄起家之高選頗  
任狹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  
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揚開府及復  
經武功舊隱詩復  
返灑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灑  
上詩客遊  
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柳楸  
人及李柳楸  
會大梁亭等詩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  
令見寄弟及  
別子西詩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  
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  
被訟弗為屈見示從  
班詩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



德精起為鄆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  
舍詩去歸寓西郊見歸西詩擇勝隱於善福祠  
從諸生學問澹如也見西齋詩建中二年拜  
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福則謔  
滁山川青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  
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  
士及釋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  
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  
詔嘉其忠見寄弟詩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  
岳見歲日寄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居二歲

此詩記訪名足以相代非葦  
白交承也

夢得所舉以自代蓋列一人  
觀狀中不言其曾任是官  
可以見其非矣

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  
州刺史見答李士翼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婢廢  
甚恩見即齋文士宴集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  
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錫集中酬白舍人  
掖今來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高永太和以  
替左司郎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  
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  
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  
江蘇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  
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  
敢公舉司推莞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  
實為邦本謹按太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

六朝四十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又據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太和計年九十餘然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之也予嘗歎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息於斯焉

節度掌書記見姓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

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錄奮贊以見始被領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錄長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為即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



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  
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豈亡之  
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  
為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  
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苑傳稱應物  
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  
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伐皆有憑藉始終可  
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踈陋耳嗟夫應物崎  
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  
徃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

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  
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  
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  
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  
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  
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  
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  
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

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為得其實耶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九

賓退錄卷第十

大梁趙

與皆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為伯夷之屬非也若殷頑之是非則不稱於後世矣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為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儔靖康末所為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頌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 高宗狩

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阨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於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為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羅彥濟汝楫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夫嘗以此為諱其從子 察

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  
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  
張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墓既  
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為當時第  
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  
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  
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  
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  
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  
之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

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  
言每以為已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  
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願能如此曾謂今日  
無若蘇威者乎此盡深所歎息詳紀之以俟  
來世又南軒作宇文閔州邦獻誌謂初君以  
二父世科為念刻苦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  
推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  
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歉忒嘗以  
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  
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



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不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為榮噫昔之人所望於曹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溫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願區區猶以是為歎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赦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為江東副漕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疑於仲益之言矣蔡

伯喈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惟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為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綦布要路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為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張

邦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巖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

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黥配之五嶺南繇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他狄相公封卓為白雲



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時明皇帝好道而方  
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  
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  
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  
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  
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  
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  
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  
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  
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  
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  
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  
乃未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  
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  
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  
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  
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  
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先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後世不復然至於及

其生而自命以其祖其宗而使萬世不祧者  
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  
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為太宗者臣下假設之  
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  
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  
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  
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  
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  
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

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  
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後  
夫為文紀事工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  
書之病王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  
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  
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為遷固優劣  
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計  
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



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  
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戎平侯  
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  
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  
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猶省  
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又論檀弓  
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  
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  
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  
然大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沅環溪  
詩話載其少時謂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  
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  
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  
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  
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

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  
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  
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浮  
煙翠且重亦是好句然亦孤城也有返照也  
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  
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  
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是寔是以健  
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為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  
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  
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  
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  
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  
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  
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  
如今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貌貅萬竈煙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絲黃  
雀尚多脂鶴開雲作斃馳卧草埋峯每句亦  
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亭新月窺樓深谷  
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中床明風花誤入長  
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鏡燈  
太沙何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  
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襪極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

頭丹等句不通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  
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飲  
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棟狂風  
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  
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  
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帶  
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  
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  
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源頭野火煙

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卓岩  
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  
重生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  
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閑即是一句能  
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  
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  
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  
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  
之多為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枏櫨楓柞

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  
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下句則凡句中  
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  
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  
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恹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不二年 上用南士為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



鷓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  
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  
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  
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  
是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  
侯廟十篇可以為冠讀者當有知之一身作  
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雜

如此惡詩何以載者

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  
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  
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  
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  
為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教罪  
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  
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  
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  
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  
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

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  
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將。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  
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禁。源暴  
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  
長為列土侯。

首卷言王平甫所云花藥宮詞三十二首。今攷  
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於此。  
庶真屬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  
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

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梵玉塔  
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  
楊柳絲牽雨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  
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  
中。曉鍾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牕海日紅。殿名  
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  
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  
檻周四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綉毯。盡鋪龍腦  
鬻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處。滿堤紅艷立春風。厨船進



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  
贈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藥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娃三面宮城盡夾墻花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遠岫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  
唱未知名盡將感蕖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  
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

波殿背倚城墻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  
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逸曲池能向彩  
牋書大字忽防禦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  
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  
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  
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涼州殿前排燕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間遥舉袖傳聲先  
喚近臣來。小球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搃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把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  
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  
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  
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應  
含羞走過御床前

遠非仲初之匹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  
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  
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  
之書但載土貢之日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  
域志為詳嘗最一歲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





安五匹	廣班白絹三疋	誠布一十五匹	馬一匹	梅五匹
匹	絲布二十匹	果一匹	一匹	紵布一百七十五匹
匹	信陽漢綿郡武英各一匹	舒湖慶各二匹	鄧	白
紵布一百六十五匹	黃常睦宣欽袁道連各			
一十五匹	高紵布一十匹	都	細紵二十匹	揚班
布一十匹	蒙葛布二百三十五匹	洪撫潭各		
二匹	順泉興化各一匹	渝五匹	蕉布一十五匹	
匹	泉興化各一匹	紅花蕉布三十匹	福練七十匹	
建各一十匹	和毛毼一十五段	熙一十段	紫茸	
毛毼一十段	涇縣一千一百兩	齊穎莫衛趙	發處徂梁山	

泉與化各	一	百兩	氈三十領	慶二十領	白氈三十領
鎮戎二十領	紫茸氈四領	慶	鞞一十領	兆	
鞞一十領	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張	海三百	張	通一	
十張	鮫魚皮二十六張	溫台漳各一十張	龜殼二		
十枚	廣水馬二十枚	廣	鱷皮一十張	廣	翡翠
毛二十枚	斂席一百七十領	常三十領	灑蘇各二十領	灑	秦
京兆鄜寧坊鳳	簾席二十領	開	封一十領	莞	
席一百領	揚簾四十一領	永	靜	斬	饒各
篔二十領	廣漆器五十事	湖三十事	瓷	器三	
百一十事	河南二十事	耀	越	各	石
	器二十事				



登一十事	水晶器一十事	信藤器二十事	象
菜一十事	賓藤盤一面	循藤箱一枚	惠柳箱一十
十事	滄銅鑑一十面	太青銅鑑二十面	揚火筋
五十對	剪刀五十枚	如筆一千管	江寧宣
五百	墨三百枚	亮潞絳各	硯四十枚
各一枚	紙四千張	越各池各	一百張
十枚	紙四千張	真溫各五	百張
百張	成蠟燭九百五十條	鳳翔三百條	江各
五十條	階花蠟燭二百條	鄧燕脂一十斤	元興
穗子數珠一十串	象斑竹一十枝	雷鮮玉砂	
一百五十斤	初一百斤	金漆三十斤	台弓絃

麻二十斤	坊鱈膠一十斤	通甲香二十七斤
漳惠各一十斤	台青一十斤	代碌一十斤
廣各三斤	潮一斤	沅容各二各兩
朱砂四斤	一兩	沅容各二各兩
十斤	江亮一十斤	鍾乳四斤
十斤	峽空青一十兩	梓曾青一十
兩梓	禹餘糧一十斤	澤白石英一十二斤
十斤	梧紫石英二十斤	沂一十斤
十斤	蘇水銀三斤	二兩
斤	汾磁石一十斤	磁陽起石一十斤
石五斤	溜礬石一十斤	太石鸞二百枚
		永白

菊花三十斤 鄧人參三十斤 一十兩 太原潞澤各一

一十斤 遼 天門冬二十斤 果一十斤 普一十斤 甘草二百

六十斤 環一百斤 德順五十斤 原蘭府 白朮

一十兩 舒牛膝五十斤 懷柴胡三十斤 麟曹

各一 車前子一斗 開乾山頰一十五斤 明細

辛一十斤 華石斛一十二斤 壽一十斤 廣二斤 生石

斛四十斤 廬二十斤 光 巴戟一十斤 劍菴蘭

一十斤 寧芎藭三十斤 秦黃連五十斤 檳三

處施各一十斤 茯苓六十斤 渭五十斤 保 防風七十

斤 絳三十斤 單一十五斤 溜五斤 五味子五十斤 中

蛇牀子二十五斤 蘇一十五斤 杜若一十斤

峽葛粉一十斤 信括婁根一十斤 陝當歸一

十斤 威麻黃三十五斤 開封一十五斤 知母一

十斤 相仙靈脾一十斤 沂紫草五十斤 大海

藻一十斤 萊高良薑一十五斤 欽一十斤 牡

丹皮一十五斤 渝一十斤 合五斤 零陵香二十斤 道

一十斤 全縮砂二斤 白白朮子五斤 合天雄一

斤 龍大黃一百斤 廊葶藶子三斤 曹連翹一

十斤 黃續隨子三斤 陵荆芥一十斤 寧菴活

一十斤 威木藥子三百顆 施二百顆 桂心四



十斤 桂二十斤 茯苓三十斤 沂兗華各伏神

五斤 華 酸棗人三斗 京兆二斗 黃蘗五斤 金

五加皮一十斤 峽杜仲五斤 金沉香一十斤

廣唐糖香二斤 廣檳榔一十顆 瓊枳殼一十

五斤 商一十斤 枳寔一十五斤 商一十斤 巴

豆一斤 眉紅椒三十斤 黎買子木二斤 渠白

膠香五斤 金苦藥子三斤 陵紅花五十斤 興

柏子仁一十斤 陝地骨皮二十斤 京兆一十

斤 胡粉二十斤 澶一十斤 龍骨一十斤 河

四斤 一十一兩 金各十兩均延丹河通遠憲岷

各三兩 房牛黃九兩 密登萊 阿膠七斤 一十

四兩 鄆六斤 濟鹿茸一對 成羚羊角一十五

對 階五對 犀角二株 衡一 株蜜三百四十

斤 河南路各一 斤 鳳興各三 白蜜三十斤

信蠟四百四十斤 河南延各一 斤 京兆五

石廬夔各二十斤 杜礪一十斤 菜烏鬃魚骨

五斤 明覆盆二斤 隨華荳一石 郊梁米一石

孟茶一百一十斤 南 茶末一百斤 潭茶牙二

十斤 南康一十斤 碧澗茶牙六百斤 江龍鳳

等茶八百二十斤 建 鹽花五十斤 鮮棗一萬

一千顆青榛實一石鳳漫繫之簡牘以廣聞見

賓退錄卷第十

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記述嘉定屠維單  
闕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  
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  
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  
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裏闕逢  
涸灘之秋束僮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  
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顧為此戲劇之事良以  
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  
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



其名惟事涉  
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昔續  
記

康熙唐寅之春桐城方扶南見贈此書從竹垞先生  
家傳錄其中闕一葉云焯記 三月借汲古閣  
所藏研北孫翁傳本屬學徒金生儼深補鈔又記

後序

何代無文人何世無佳公子兼之為難以為善  
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  
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宜至唐然  
後盛至於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  
又有可憾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  
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  
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  
見其包羅今古扶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  
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

聞所未聞爾及而又見甲午存藁亦君所吟賦  
主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  
遠不作時世粧長短句亦不効花間靡麗之光  
如花似於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鴈挾  
風過古木春環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  
於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為萬法起眼看聲色  
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為之主者矣蓋  
公之學每以為已先之故發為文詞舍喧而就  
寂脫葉而就實者東坡先生為德麟賦秋陽曰  
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錮於富貴不知田野

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秬雪不如新  
菘况復滿盃盃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音風  
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分  
符章責君之子孟適來為宰余嘗薦之于朝曰  
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也  
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藁請為之序緝閱  
之久又知宰之所以為宰者有所自傳也因不  
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皆字德行嘗從  
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峯陳宗禮  
書于崆峒小院



癸巳秋日懋用主人

其所藏有此後

序一篇錄以見貝亦

佳事焯記

鈔本賔退錄字頗不俗疑是讀書人手筆頃見何義門校本乃知此本從何本出不獨後二葉損字相同即原書誤字經義門校正者此本志照何校邊寫陳序末葉或有題記今偶失之因手錄何校一遍并依李礼南手校本補損字及陳序半葉何氏第二跋斷爛特甚頌千里昨校本尚多數字亦據補之獨第一跋扶南上原本朱筆塗抹原本有桐城方三字未知何據也戊寅正月初九日穀翁記



宋趙與峕賓退錄十卷它書多所稱引汲古書目亦列之予求之十年  
迄未見此本為扶南口氏從朱竹垞家宋本影鈔最後有臨安府睦  
親坊陳氏經籍鋪印一行知為南宋舊刻中闕一葉義門先生借  
毛本補足之並手訂數十條附書其上匡正趙氏之所未逮厥功非細  
古人一觀一覽不欲輕用其心即處且見學力如此予齋向收先生  
手批陳述陵四六集甚為珍秘得此知有美必合亦且補插架之所  
未備拳何如之丁巳八月懋京郎壘鳳堂霽月擬書重涿罨櫛一  
籟不吟兀坐如定不覺此身之在朔漠彷彿江南四月者也繼振記



